

春天,我们开学啦

□黄春红

“我去上学啦,天天不迟到,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春天,开学啦,友爱学校门前的马路上热闹起来,有的妈妈牵着孩子的小手,有的孩子扯着妈妈的衣角,走进了校门。

开学这天,虽然温度断崖式下降,但友爱学校内却春色满园、暖意融融。楠木树下草坪上的小草,悄悄探出头来,张望着这热闹的场面。六年级教室窗外的月季花,绽开她红嘟嘟的笑脸,庆祝这开学的第一天。滴水池是我们学校去年春季修建的文化景观,在今春开学这天,涌泉冒得格外高,哗哗地唱着好听的歌谣。

“再延迟”点位的桌子旁边,一溜排开的楠木树,精神抖擞地梳理着它一个月都未梳理过的枝叶,惊得树上小憩的斑鸠扑喇喇飞离枝头,歇在操场边的樱花树下,花花麻麻的脑袋一伸一缩地寻觅着食物。

我把“再延迟”点位的桌椅全部擦干净后,朝着樱花树下走去。我想去看看斑鸠,关于校园里的斑鸠,我是又爱又恨,爱它们经常带着小斑鸠试飞、觅食,那可可爱爱的样子,让我很是喜欢。恨它们天还麻麻亮就在我窗外咕咕咕地鸣叫,把我从睡梦中吵醒。

樱花树在体育馆和操场舞台连接的小路上,路上铺了长方形的红砖,虽然是十几年前铺的红砖,由于经常有保洁师傅冲洗路面,有点变了色的砖头漂沙沙的,看起来很整洁、很舒服。每年的三月底,那一团团、一簇簇,淡粉、深粉、乳白色的花朵令人目不暇接。

我迈着急切的步伐,朝操场走去,因为,我要去看开学典礼。当我走到操场的时候,才想起早上听罗主任说过,开学典礼要9点30分才开始,瞧我这记性,真是呵呵了。

虽然离开学典礼还有十几分钟时间,操场却非常热闹。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在操场上“飞”了起来,欢笑声、读书声、打闹声,声声入耳。双杠旁边还有一群带着奶香的一年级孩子,他们牵着老

师的衣角,奶声奶气地左一句老师我想您,右一句老师我想您了,叫得那位美女老师低下头“啾”地亲了一下孩子的额头。我想,这位美女老师或许对开学这天期盼多些日子了吧。因为我知道友爱学校的每位老师都对孩子疼爱有加,他们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一个月,此时孩子们回到她身边,心里的爱意早已蔓延成一泓清水了。不一会儿,全部学生都回到教室,随后又排队走到操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五星红旗在校园里冉冉升起,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站在操场上,向着国旗行注目礼,新学期,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五年级同学的朗诵《龙的歌》,点燃了学生重归校园的激情。

背景音乐《我爱你,中国》响起,孩子们充满激情的朗诵开始了。“我们是龙的子孙,生长在龙的国家。谁说世上没有龙,请看地球的东亚。蜿蜒的万里长城,像云龙飞舞的彩霞。奔腾的黄河、长江,像双龙游戏在天涯……”

开学典礼我看过很多期,今天的舞龙,我是第一次见。是啊,龙年春天的开学典礼,怎能少得了龙呢。这寓意着孩子们在新学期,如龙般矫健,如龙般智慧,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无阻、收获满满。

紧接着,舞台前搬来了大鼓。“咚咚锵! 咚咚锵!”一阵欢快的锣鼓声响起来了。一条金光闪闪,足足有十几米长的巨龙开始“腾飞”。伴随着“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长龙在空中不停地上下翻飞,好像在跳一支优美的舞蹈,又像在云雾里奔跑……

开学典礼结束的时候,飞来几只翠鸟,它们站在樱花树的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在说,龙年新气象,花竹水源长,这一学期,又会成为孩子们一生中最好的记忆,这种青涩的味道,这种蜕变的历程,将成为孩子们一生中最珍贵的画面。

报刊遇友人

□冯国平

报刊上遇见友人是一种情谊,更是一道意味深长的驿站。

我的一些友人,他们是以文学及文字交往而结识,因此偶尔我在一些报纸和杂志版面上发表作品,大都会遇见一位友人的名字和文稿。每每见到他们,都有一份欣喜和相见如故的感动。

远在北京一位获过鲁奖的诗人曹宇翔,他的诗歌饱含生命的温度和生活的色彩尤其让我喜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在《诗刊》《星星》《解放军报》等其他报刊杂志发表的诗歌作品,我在收集中抄写装订成册,90年初通过《星星》诗刊编辑部转交他,曹老师深受感动。此事他写在寇宗鄂老师约的长文《我已掩泪入心》中,载入《青年诗人》及《诗刊》,后被《中国青年报》1994年5月20日转载。曹老师在来信中鼓励我要热爱写作,坚持立言,文学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失联三十多年,前面通过一位公安战线的诗人联系到了他。千里路遥,虽然未曾与他谋面,但我和曹老师一直保持着那份珍贵纯朴的友谊。

一位四川南充叫晓天的文友,十多年前我和他同在一家省级报纸副刊版面上发表文章。他的第一首写母亲的诗歌《那弯如钩的月亮》清爽而雅致,如清水出芙蓉不染纤尘。字里行间思念母亲的情娓娓动人,溢于言表,让人眼前一亮和肃然起敬,因文学之爱他的为人作为诗在我的心中存留下美好的印忆。第二年秋天,在去参加南充市凤垭山笔会上与他竟不约而见。秋夜,星光灿烂,晚风习习,树影婆娑,我俩漫步嘉陵江边,江水映着黛青色的远山和横架两岸的霓虹大桥,荡漾着人生的际遇与文字的魅力,仿佛穿梭在梦幻的时光里。

友人在想些什么? 写些什么? 有什么欢欣抑或懊恼及情绪,乃至友人有些什么生活工作上的变迁或人生沉浮之事,大凡都能从他们流露的文字中读出一些猜出一些或者感悟一些。读着他们的文字,心头会默然释怀几许惦念。

1997年去广东汕头市,应朋友之邀参加一次画家赵广的画展,

随后写了一篇评论《一枝一叶总关情》,第二天投向大街上的邮筒。当我刚回到川东北的县城,同时也收到了来自《特区晚报》刊发那篇评论文章的样报。通过报纸我有幸认识了那个叫陈春晖的副刊责任编辑,不长不短的时间内,他又开发了我的两次文学作品,2000年来我与陈老师便失去了联系,而今在南方之南的那个城市,不知他现在的工作和生活还好吗?

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既有自己相识的友人,也有素不相识却通过一次又一次稿件寄与审读而相交的。有的相识的,时有在稿件编发的当天抑或样报寄出的日子即来个电话让我先知为快的,不相识的如《湖南日报》编辑陈慧芳和上海松江《诗人》杂志社的金春林在几年内编发我近十余次作品。一家地级文学刊物从创刊号开始,每次出刊都如期赠送他们的杂志,还发表过我的拙作也实在让人感慨和无比惦念着远方的友人。

更有一位姓廖的友人,我和他在《华西都市报》副刊同版发过两次文章,后来通过编辑认识了他,成为互动的好友,在工作上我还得到过他的帮助与支持。去年到一个地市出差,看到一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他人一篇文章,便忍不住给他去了个电话,他非常高兴托我为之收集并见面转交。我的一个文友与他在报上同版面发表文章,后经过我的介绍,他俩现已成为同姓要好一家亲的兄弟。

诗和远方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中最美的一道风景。足不出户说是一种偏枯,然而与友人的文字之交却开启了一扇门又一扇窗户,天南海北的空气渗透进来,是那么鲜活而富有生命的弹性。

一缕茶香添情韵,半日悠闲念友人。向往远方,会晤友人,渴望见到他们,是无数次梦里的奔走和呢喃,是一种让人心潮澎湃的诱惑,充满生命的温度和人生情操。

书生人情纸半张,借助于报刊杂志,对友人的惦念之情,流泻在字里行间,更是一种深层次的传递。系着时光,系着生命的轨迹,抵达一座城市和远方……

龙泉赏花

□盛红 文/图



龙泉山一景

三月桃花红,四月尽芳菲。成都的春似乎都是从桃红开始的。而最早的那一道春光又总是从龙泉驿传来的。天桃弄春色,见桃色而动春心。当成都上空难得的太阳破云而出,人们便开始蠢蠢欲动,邀邀约约全家老少倾巢而出,而离市区最近的踏青之处仍然莫过于出门向东,奔龙泉山而去。

龙泉赏花已成为多年来的一种习惯,短短的春色,稍纵即逝,如果没有去趟龙泉赏花,错过当年的桃花好运,就像这一年没有拥有过春一样。春天的龙泉驿和龙泉山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也是人潮涌动,到处打拥堂的季节,尽管如此,奔着那“人面桃花”的美色,还有那《诗经》中最著名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浓艳与天烧,无不构成春天里最诱人的邀约。

龙泉赏花,过去名气最大的有几处,一是书房村,二是桃花沟,三是桃花故里。书房村在龙泉镇的西郊,村子的前门傍老成渝公路,后门接双龙公路。书房村土地上万亩,80%被各种果树覆盖,整个村庄俨然一个大果园。村民的房舍有老式的四合院,也有新式的小楼房,都分散撒落在偌大的果园里,村民每天枕着果香入眠,合着花儿呼吸。“在这个果树部落中,桃树是酋长,他被梨、苹果、葡萄、李、枇杷等拥戴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春天,整个村庄被无数小花朵砌成了一个花朵——这是从飞机上俯瞰到的图案。事实上,行走在村庄里,也就是行走在花蕊中。”著名诗人、龙泉驿本土作家凸凹在他的《花蕊中的古驿》一书中曾如是描述。书房村是平坦,平坦带给耍家们的是轻松舒缓与怡然,不期然的擦肩而过,回眸时的浅浅一笑,年老与年幼的互相搀携,伴随“农夫荷锄花径走,牧童短笛溪

春之封藏

□唐璐

惊蛰之后,我回到泸州,准备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仪式“封藏大典”。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农业生产,人们主要“靠天吃饭”,春季往往会举行非常隆重的典礼,立春之时天子率领群臣前往东郊迎春、祭祀春神勾芒祈求丰收,民间彩仗鞭牛打春、抢春;“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帝王开坛祭社稷、祭先农翌一年风调雨顺,并带头耕种行籍田礼劝耕、劝农。出行之前我便在想,这石头缝里的草籽都忍不住冒芽的春天,“封藏大典”是要封藏什么呢?

二月初二龙抬头这一天,春和景明,我们驱车前往凤凰山观礼。长江沿岸的城市水气充足,湿润的空气中氤氲着酒香,草木葳蕤,郁郁葱葱,有“山路元无雨,空翠醉人衣”之感。我是个颇爱记录的人,于是舍弃了座位,找了一个能观赏全景的角落站着。雅乐陶陶,台上主祭成员祭祀先贤、拜师传薪,庄重肃穆。《史记·乐书正义》里说“礼法天地之形”,沿袭古制的礼乐之事让人仿佛穿越千年,与时间共振。

典礼的高潮是封藏“春酒”,这就是“封藏大典”之名的来源了。见我有所疑惑,一旁的工作人员主动解释道:“春酒就是春天酿成的原酒,要在今天入洞封藏。刚酿成的酒躁辣,经过5年、10年以上的洞藏,阴阳调和,才能有稳定柔和的口感。”百闻不如一见,当天下午,我便来到一处藏酒洞,遥见洞内酒坛都有非经年不能累积的苔蚀斑驳,心道好酒果

然不易得。

回到成都与老友相聚,我们上次见面已是十年前了。目光触及之时,我俩相视一笑,都咂摸出一丝庆幸的意味,因为岁月似乎并没有在我们身上留下什么痕迹,勉强能保持一些人近中年的体面。酒过三巡之后,他坦言,他从一年前开始减肥,之前并不自律,像一颗装满水的皮球,笨重、疲惫,因为职场的攀比与养家的重担,甚至有些放纵。直到经历公司重组,房价下跌,他发现过去的执念变得毫不必要,才正视起好的生活习惯、加强锻炼,越发觉得轻盈、自在。“你现在的状态很好,真的没怎么变,只是更加成熟了。”他道。我在这种话题上向来有自知之明,取下刚配的近视眼镜剖白:我曾像一只鞭子下的陀螺、喝自己鸡血的斗鸡,焚膏继晷、食寝俱废,睡眠的缺失、工作的压力让神经日日拉紧、身体亮起红灯,一场强制的“休息”才让

边是老成渝公路,东南边是宝狮湖,宝狮湖赏花又是一景,并且近年来越发成势,招引着往来客们驻足流连,心花随桃花一起怒放。翻过宝狮湖再往前便是著名的桃花故里了。我印象中,走老成渝公路上龙泉山,行至26公里处北侧岔道上,数年前曾立过一尊牌坊,上书“桃花故里”四个大字,2004年,牌坊不知何故被拆除,但在公路另侧的一块大石上有了新的题名。

桃花故里的桃花与别处的桃花并无两异。但看桃花的心境却各有不同。打从桃花故里声名远播前,我和龙泉驿的若干友人便先后后出没其间。聚会、品诗抑或仅仅只为看花,那田埂上、山沟里、坡峦中,疏密不一的成片桃树,间杂的白色的梨花,淡淡的樱花,一坡一垄的杏花,洁白的、淡红的、深红的,层林尽染,云蒸霞蔚。记得2013年的春天,昔日好友已深居北京多年的京城少帅潇潇羊子回川,一干美女相陪赏花,真是花在身边飘,人在花中行,那番舒畅与轻松真真是都市人渴求的难得一刻,更有几杯清茶上桌,那花瓣便轻轻巧巧地飘落,像是有意无意的一场花瓣雨,片片飞落茶杯中,陡添无穷诗情与画意,怎不叫人柔情四起,心绪万千?如今龙泉山被注入了新的见解,那就是最有情的山。

近年来,龙泉驿赏花已形成数条连绵的旅游线,上述不过是其中的点,阳光健身步道、百工堰公园、紫霞山风景区、蔚然花海、洛带古镇、金龙长城、明蜀王陵、青龙湖……数不尽的赏花地,自然连着人文,休闲结合健身,有花有湖,有情有义的龙泉驿,越发青春焕发,春光无限。

从古至今,与桃花有关的诗篇可谓泛滥,但在所有关于写桃花的诗中,我最爱的则是潇潇洒洒的这一首: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显者事,酒盏花枝隐士缘。若将显者比隐士,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花酒比车马,彼何碌碌我何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当龙泉驿又被春天早早唤醒,整个龙泉山再度无处不飞花,无处不风景,无处不诗情。那些无数令人心动的新发现又引发新的蠢蠢欲动。三月里来,别忘了与龙泉桃花的约会,不见不散……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4年3月19日

星期二

诗歌

白云之下， 大地之上

□马驹

枫叶红了的时候

包头这一隅仙境,被我们撞见。大地和天空配合得天衣无缝,像花的世界又一次开出春天的花朵

每一次昂首,都是看一次花开
每一次埋头,都是叹一声花落

一只喜鹊,在满地金色的亮片里寻觅,寻觅更为可贵的草籽
它最后飞向天空的样子像极了故乡的一朵胡豆花

黄河

黄河之上,比黄河更明亮的是落日

雪落进去,雪就成为黄河的一部分
更多的雪落进去,雪就成为黄河的浪花

只有明亮的落日落进去
黄河才会蹦蹦跳跳
闪烁金光

给包头

如果你爱这座城市
就连它高烟囱冒出的白烟你都当它是白云

过黄河

我幻想了一千遍
火车在夕阳下穿过黄河大桥的样子

夕阳越过山峦
像一个离开枝头的柿子
在黄河的波涛上跳跃

火车一定还要鸣叫一声或几声
或许是提醒路人,或许是提醒那些身在旅途的人

不要负了,用眼一直凝视你的人

登香山

于细雨中,与妻登香山
彳亍而上
身边不时有年轻人嬉笑跑过
红叶和我们都为之颤栗

沿途,拍照的多
驻足欣赏一片枫叶渐红的少

我们在山腰处折返
留下半截山峰
给那些需要登顶的人